

人民村官沈浩

温跃渊 潘小平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党建读物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村官沈浩(Renmin Cunguan Shen Hao)/温跃渊,潘小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5(2010.7重印)
ISBN 978-7-5396-3393-0

I.人… II.①温…②潘…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598号

出版人:唐伽 策划:唐跃林清发温媛
责任编辑:温媛任建华宋潇婧 装帧设计:许含章周文辉

出版发行:党建读物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4235059

开本:680×960 1/16 印张:10.75 字数:125千字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2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001

上篇 初到小岗

一、上任····· 007

二、口碑····· 011

三、修路····· 015

四、官司····· 021

五、挨打····· 024

六、让地····· 028

中篇 奉献小岗

七、学习····· 035

八、扶助····· 039

九、大棚····· 042

十、规划····· 045

十一、办厂····· 049

十二、留任····· 052

十三、招商····· 060

十四、奔波····· 067

十五、至孝····· 070

十六、至爱	075
十七、至仁	079
十八、娘家	086
十九、过年	091
二十、动力	096

下篇 长留小岗

二十一、遗愿	107
二十二、怀念	117

附 录

附录一：

沈浩日记摘编	133
--------------	-----

附录二：

纪念沈浩,就要把女儿培养成才	王晓勤	150
爸爸,我想对你说.....	沈王一	154
给爸爸的一封信	沈王一	158
给妈妈的信	沈王一	162

附录三：

追寻沈浩	温跃渊	164
------------	-----	-----

编后记	169
-----------	-----



引 言

2009年11月5日上午,远在福州机场的温跃渊,接到了沈浩从凤阳小岗打来的电话。温跃渊是安徽省报告文学作家,三十年来,一直在写小岗。打从六年前,沈浩以省财政厅选派干部的身份,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以来,温跃渊就一直关注着他。后来,应《农民日报》记者夏树之约,温跃渊写了一篇《小岗的新“村官”》,在沈浩的小屋里住了一周,两人成了忘年之交,此后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很快就要登机了,温跃渊不想多说,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不想接这个漫游电话。但很难打断沈浩的话头,好几次打断了,又让他接上了。沈浩那天一上午接待了第三批客商,因此很累很兴奋,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仍然不肯放下电话。温跃渊急了,他说:“这是漫游,漫游哎兄弟!晚上再打好不好?晚上往我家里打!”

放下电话,温跃渊看了看时间,是上午10点39分。

一切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不祥的预兆。

温跃渊经常接到沈浩的电话,有时是清晨,有时是深夜,有时在本地,有时在外地,俩人一聊起来,总有说不完的话。

两个多小时后,温跃渊回到了合肥,心里却一直记挂着沈浩的电话。晚饭后,沈浩的电话没有打过来,这有些反常。温跃渊开始着急,又等了一会儿,实在等不下去,就主动打过去了。没有人接,响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人接。温跃渊一边放下电话一边想:这都

天夜里赶到凤阳，向沈浩作最后的告别。

沈浩的追悼会，于2009年11月8日上午举行。一大清早，高大的凤阳鼓楼下面就开始人潮涌动。很多干部群众，自发地从很远很远的乡镇赶来，为沈浩送行。那一天的凤阳县城，人山人海，遍地缟素，笼罩在巨大的悲伤与哀痛之中。温跃渊很震惊，他没想到沈浩的死会牵动这么多人的心。而沈浩的追悼会规格之高、场面之大、人数之多，在凤阳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县委书记马占文在致悼词时，数度哽咽。省内外上百家媒体云集，《农民日报》记者夏树当场发回了题为《凤阳万人送沈浩》的长篇报道。

这时候的马占文还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北京，胡锦涛总书记“沉痛悼念沈浩同志”的批示，正以电文的形式飞往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声势更加浩大的学习和悼念沈浩活动，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一整天，人们都恍惚如梦，大家不相信沈浩已经走了，他是那样地精力充沛，生龙活虎。天很快黑下来了，因为沈浩的离去，古老的凤阳县城，失去了往日的喧嚣。走出灵堂的人们，再一次受到震撼，只见沿街人家的门前，无一例外，都燃起了一堆火。火焰在寒风中摇摇曳曳，连成长长的一线，向着无边的暗夜蔓延。当地风俗，亲人死去之后，连续三天夜里，要给亡灵送明火，指引他回家的路。

此时，温跃渊站住了，热泪再次夺眶而出。

无数的记忆瞬间被点燃，无数的往事被泪水浸润，几年来与沈浩交往的点点滴滴，重新在他的眼前呈现，灿若天上的繁星。

上 篇

初到小岗



因为连续三年大旱,1978年的小岗村,又是一年颗粒无收。当时的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被逼无奈,和他的堂弟、副队长严宏昌私下里商量,干脆把地分了,包产到户。这在当时,不是杀头也是坐牢的罪,所以头脑灵活的严宏昌,就提出立一张生死状,参加秘密聚会的每一个人,都按下自己的红手印,以保证永不反悔,永不泄露。



当年参加签订契约的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从左至右)

这是1978年11月24日的深夜,地点选在严立华家的小屋。严立华的爷爷严凤伦,当年在粮行里当过“斗把子”,白花花的大米,曾经从他的手中流水一般地流过。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他把孩娃们从食堂里打来的“浪打浪”的米汤推开,

一口都不喝。他是要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儿孙,但严立华的父亲严国恩,还是饿死了。接着,严立华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也相继死去,所以侥幸活过来的严立华,对饥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严立华会打土墙的手艺,全村只有他家有前后两进草屋,所以秘密会议选在他家前屋召开。

屋外北风呼啸,屋内烟雾缭绕,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昏黄如豆的灯火下面,汉子们一个一个,郑重地伸出手来,按下自己的手印。

那一刻,引起中国大地强烈的震动。



沈浩见大家不理解，便耐心地说：“当然，技术人员是要请的，必要的机械设备也是要租借的。但村民们干一天的活，就可以得三四十元的工钱，又是给自家修路，谁个不愿意下劲干呢，你们想想？”

大伙儿一想，对啊，有了机械和技术员，干活可是咱庄稼人的拿手好戏啊！

修路这件事，是小岗村自“大包干”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劳动，又是为自己村修路，小岗人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沈浩在开工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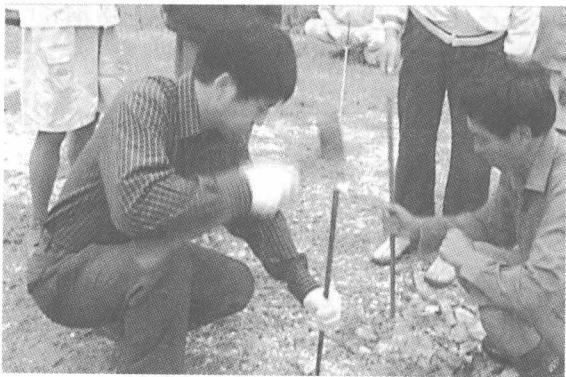
开工第一天先是由村干部们带头上阵，加上十几位村民一起来干，大家都表现得很卖力。尤其是一位姓唐的四川籍妇女干得特别出色。她在用机油擦板，实在令人感动。如果都能像她那样出力，公路何愁铺不好？！谁说小岗人不能干？这位妇女的行动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

开工当天，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收工，人人累得精疲力竭，腿都拉不动了。这时，突然又来了一车搅拌好的水泥，而工地上的灯还没来得及装上，黑灯瞎火的，又没有装卸工具，拿什么干呢？但如果不及时卸下来，搅拌好的水泥就会凝固，白费了。

“用手捧！”关键时刻，沈浩挽起袖子，带头用手捧起了水泥！几位村干部和村民们看沈书记都带头干了起来，心想，咱还能落后吗？于是一个个都跟了上来，用手捧！

一车水泥硬是让村民们用双手捧下车了。

干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事后才发现，人人手上都让水泥烧脱了



沈浩与小岗村民一起修路。

皮，十指连心，疼死个人了。

沈浩用这一车即将凝固的水泥，凝聚了小岗村民的心。大伙儿都说：“这人管，实干！”

在修路的一个多月里，沈浩几乎天天都泡在工地上，有时人手

不够，就自己当小工，扛水泥、拌砂浆、推碾子、打夯，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有一天夜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沈浩不放心刚铺的路面，一个人来到了工地上。路面上铺着一层塑料薄膜，密集的雨点打上去，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沈浩突然发现，薄膜底下拱起一大块，走过去一看，原来是负责看管路面的村民韩德刚，在塑料薄膜底下睡着了。

沈浩见了，心里好一阵感动：“多好的百姓啊！”他连忙走过去对老韩说：“这样会生病的，老韩，我送你回家睡吧。”接着，便开着车把老韩送回了家。

经过这件事，老韩也感动得不行，逢人便说沈书记昨天夜里，一个人冒雨去工地了。

水泥路修好后，沈浩一算账，村里人一共得到六万多元的劳务收入，修路资金还节约了一半。沈浩趁势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对修路中表现突出的村民进行表彰和奖励。虽说一等奖才两百元，可得奖的村民胸戴大红花，满面红光地上台领奖，出了一回大风头。

人活脸，树活皮，钱虽不多，是个荣誉不是？散会后，沈浩和



四、官 司

上班遇关正金，一起讲推土机一事，他讲应依法办事；孙学明来商量如何解决推土机问题，说只能靠法律，但程序要走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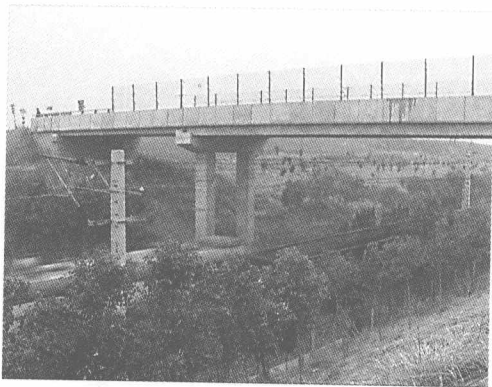
——2008年3月1日沈浩日记

关正金是“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大儿子，孙学明是小溪河镇的书记。

这是2008年3月1日的日记，这已经是沈浩第二次在日记里提到推土机的问题了。其实，这件事还要从四年前的一次会议说起。

2004年8月27日，沈浩到任半年后，以村支书的名义，召集全体班子成员，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因为公房被占，村委会只能在吴光兴的家里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件事就是讨论修路的问题，这是件好事，大家都没有异议。比这难办的是第二件事，那就是村里的一些集体财产，被少数村民长期占用，村民们的意见很大，几届班子都要不回来。沈浩来了以后，村民们再次把眼睛盯在了这件事上，看他敢不敢碰这几个人。



小岗村修建的横跨京沪铁路的大桥

所谓的“集体财产”，指的是属于村集体的二十间房子，还有两台推土机。

但他没想到，由于涉及一些人的个人利益，问题刚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激烈反对。

为了从私人手里要回集体财产，沈浩提出请小溪河镇司法所所长来做公证人，

没有在会上通过；沈浩又提出与侵占集体财产的人签署协议，也没有签成。

沈浩窝囊透了——这个会开的！

但沈浩决计要收回被占房屋和两台推土机。他和村支部书记兼司法委员张秀华，反反复复去侵占集体财产的人家里做工作，然而说什么、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那就只好依法办事了。

沈浩以村委会的名义一纸诉状，将侵占者告到了法庭。县法院依法判决占有者将所占房屋和农机交归集体所有，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被法院驳回。

村里拨了一些补助，从几户村民手里收回了属于集体的房屋，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还有那两台推土机，以前占用的“主人”××也不用了，从法律层面讲，也可以算做村里收回了。但仍然放在他们的院子里。他们对沈浩很不高兴，因为在农村，“让人告了”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所以占有推土机的××，从此对沈浩耿耿于怀。

其实沈浩对××真的不错，有一回他的小孙子误食了农药，生命垂危之际，是沈浩深更半夜用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到县医院，这才

五、挨打

下午2点左右，电话打到我房间，恐吓说敢揍我。余山、德宝在场。

——2004年8月27日沈浩日记

沈浩挨打，今天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

但沈浩在小岗村，确实挨过打，而且还让人家打得不轻。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从村民家里走访出来，沈浩一个人返回住处，在村西口被几个人围住了。他有些吃惊，刚想开口说话，脸上就挨了几拳。他一边护着头，一边大声喊：“别打了，我是小岗村新来的书记！”

黑暗中有人冷笑一声，咬牙切齿道：“书记？打的就是你这个新来的书记！”

说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多亏一个小名叫“勇敢”的村民听到了声音，摸块石头冲上来，才把几个人吓跑了。临走还有人撂下话：“姓沈的你给我听好了——从哪来的，给我滚回到哪里去！”

“勇敢”大名叫关正银，是“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二儿子，小岗村的治保主任。因为天太黑，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那天夜里打沈浩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而敢于公开和沈浩叫板的，是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的儿子，他家开着一间小饭店，用着村里的自来水，却不愿交水钱。沈浩到他门上，要他交水费，不想他跳将起来，冲上去，照着沈浩的肚子，飞起来就是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狠的，沈浩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

当即就有人报了警，等沈浩从医院里检查回来，打他的人已经被派出所带走了。这不是激化矛盾吗？沈浩顾不得休息，赶紧去了派出所，把他给保了出来。

乡村是个人情社会，村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光公对公、硬碰硬不行，还需要点人情，需要点智慧，需要点灵活性。更何况小岗的情况特殊，有人说小岗村的某些村民，是“中国最牛村民”，不乏通天的人物。在小岗，任何一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当，都会很快传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可不是吓你，你没见几个当年在生死状上摁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家里，都赫然挂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吗？他们到了北京，想见一见某位中央领导，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你若问都是谁安排的见面？回答的人口气更大：“中央政治局！”

有些话你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中的一位，就曾两进中南海，到过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家，见过温家宝总理，为县上解决过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有关问题。“大包干”带头人的身份，为他们带来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便利。小岗村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二十多年发展不快、进步不大，这其中肯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内部的原因。对此，我们无须讳言，更不能回避。

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2004年8月27日下午2点左右，有人把电话打到了沈浩的房间，对他进行恐吓。根据日记，当时有余山和德宝两个人在场。余山是严宏昌的大儿子严余山，德宝是



七、学 习

小岗的发展目前正处在爬坡阶段的关键时期,松一松就要滑下去,努努力就能推上去。事实上,努努力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付出艰辛和困苦,需要有境界和毅力,也需要艺术和能力。最关键的要做好思想工作,首先要做的是干部的思想工作。

——2005年10月1日沈浩日记

沈浩深知,上级派他到小岗来,是要振兴小岗经济,而要振兴小岗的经济,光靠自己一个人,根本办不到。

所以他一见严宏昌的面,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既然来到小岗,就和你一样,是小岗人了,今后你要多帮我!”

这一举动,给严宏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皮不朝上翻”,是村民们对沈浩的一致评价。他不像有的干部,在老百姓面前摆官架子,你递他茶,他嫌你碗脏;你递他烟,他嫌你烟孬。沈浩在小岗,是谁的门都进,谁的饭都吃,不笑不说话,特别随和。所以来了没几天,就对村里的沟沟坎坎、家长里短了如指掌,对该掌握的情况,全都掌握了。

夜晚,回到他自己的小屋,沈浩经常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